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五

地官司徒第二之八

遂人掌邦之野

正義鄭氏康成曰郊外曰野此野為甸稍縣都賈疏從二百里至五百里皆名野遂人專掌二百里中注乃兼言甸稍縣都以其三百里外有溝洫井田之法皆知之也　黄氏度曰家稍縣都各聽於其主非遂人所及也特居民授田治地之法皆自遂人出耳

案不曰六遂而曰野者以造縣鄙形體之法及治溝洫通乎畿内又兼掌四等公邑耳至稽民授田簡器教稼治野辨萊頒職作事貢賦征役祭祀賓客喪紀其法雖通行於家稍縣都而所專掌則惟六遂與公邑蓋法可通行而政令必各有所主都家之吏既分主之而縣師復執其總遂人不與也遂兼公邑詳見遂大夫職

以土地之圖經田野造縣鄙形體之灋五家爲鄰五鄰

爲里四里爲酇五酇爲鄙五鄙爲縣五縣爲遂皆有地域溝樹之酇作管反後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經形體皆為制分界也鄰里酇鄙縣遂猶郊内比閭族黨州鄉也賈疏家數相對是同鄭司農云田野之居其比伍之名與國中異制故五家為鄰某謂異其名者示相變耳遂之軍法追胥起徒役如六鄉賈疏鄉中惟見出軍法無田制遂人惟見田制無出軍法故鄭彼注云鄉之制與遂同此云遂之軍法追胥起役如六鄉互見其義也

王氏安石曰相保相受相葬相

救相賙相賓之法一與六鄉同

案食貨志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二萬二千五百戶也以鄰里繫鄉則比閭亦可繫遂鄉遂諸事之互見此亦足以徵之

通論王氏與之曰井田用四起數井天下之田以起軍賦邑居用五起數比天下之居以行保伍也

案凡造城邑必度土地之宜而與田野相要綰所謂

形體之法也〔王制凡居民量地以制邑度地以居民地邑民居必參相得也〕鄉之比閭族黨州未著其城邑之形體與皆有地域溝樹故於遂著之以與六鄉相保相受相葬相救相賙相賓之法互備又以見公邑稍縣畺之同此法也獨舉縣鄙者百家以下雖各為聚落而不能皆立城邑惟縣與鄙然後備城邑之形體而遂大夫即於五縣中擇便以為治所鄉大夫亦如之也　大司徒頒教法故比閭族黨州鄉著其各有教治遂人掌造縣鄙形體

之法故鄰里酇鄙縣遂著其各有地域亦互相備也地域溝樹自酇以上始有之知然者脩閭氏邦有故令守閭互則閭以下不能徧溝樹明矣百家以上皆有溝樹此盜賊所以易詰戎馬所以難犯也　造城邑必因山川原隰之面勢規疆潦藪牧之便宜度道路溝渠之支湊故必以土地之圖經田野然後城邑之形體可定其法粗具管子度地篇

使各掌其政令刑禁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簡

其兵器教之稼穡

正義賈氏公彦曰使各掌其政令刑禁如五家則鄰長也五鄰則里宰也稽其人民以下亦使各掌之人民猶言夫家也授之田野若下文夫一廛田百畝簡其兵器若鄼長旗鼓兵革　黄氏度曰土地上下不同人之多寡亦異每有更易故以歲時稽而授之皆農民也故惟教之力穡之事

凡治野

正義黄氏度曰治野言凡通乎都鄙

案遂人於致羣甿教稼穡均賦役頒田萊治溝洫皆

揭之曰凡治野明自國中而外由鄉郊以達於畿皆

同此法也

以下劑致甿劑津利反甿莫亨反又音忙

正義鄭氏康成曰變民言甿異内外也甿猶懵懵無

知之貌致猶會也民雖受上中下田及會之以下劑

為率謂可任者家二人也

案小司徒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不論上地中地總以一為正卒餘為羨卒與下地家二人者一例所謂以下劑致甿也凡鄉遂皆然何嘗獨厚於遂乎

以田里安甿

正義賈氏公彥曰田則百畮之田里則五畮之宅

王氏應電曰甿有恒産則咸安其居　王氏昭禹曰出則輩作於田入則保聚於里案里在邑在田皆有之

以樂昏擾甿樂音洛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昏勸其昏姻如媒氏會男女也擾順也　賈氏公彦曰男女人所樂故云樂昏　王氏應電曰昏姻匹偶各得其願則馴擾而不離散

以土宜教甿稼穡

正義金氏瑶曰司徒所辨十二壤之宜

以興耡利甿耡音助李又音鉏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大夫讀耡為藉杜子春讀耡為助謂起民人令相佐助　王氏安石曰惟助為有公田許慎釋耡以商人七十而助

則助耡一也

賈氏公彦曰興起其民以相佐助是與民為利故云利甿　王氏應電曰田畯率民通力合作則功易起而種植齊致力同而利自溥　案地有肥墝人有喪疾事故興起羣甿使彼此相助則交得其利故旅師所興亦曰耡粟

以時器勸甿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器鑄作耒耜錢鎛之屬

以彊予任甿彊奇陽反予余呂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彊予謂民有餘力復予之田若餘夫然　李氏如玉曰彊予即詩之侯彊侯以是也

案予以二字古音通李說得之

以土均平政（政注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讀為征土均掌均平其稅

案即用大司徒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以制地征也

自賦貢以至師田行役之力政皆在其中

存疑王氏應電曰政如字土均掌平土地之政故云

以土均平政

辨其野之土上地中地下地以頒田里上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五十畮餘夫亦如之中地夫一廛田百畮萊百畮餘夫亦如之下地夫一廛田百畮萊二百畮餘夫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廛邑居孟子所云五畮之宅樹之以桑麻者也萊謂休不耕者　項氏安世曰里以廛計田以畮計田有汙萊里無上下故里皆一廛而田

有多寡　易氏祓曰上地中地下地以人之損益為田之進退遂師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以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然後遂人以歲時稽其人民而授之田野　劉氏敞曰亦如之者亦如其萊也孟子餘夫二十五畆

案鄉受地無餘夫之文以輸將服公事者皆近取於鄉也鄉之上地無萊近城郭人畜聚易糞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先鄭引揚子雲有田一廛為百畆

之居後鄭不從者此經百晦與一廛别言之則廛乃廛里不得同為百晦之田詩所云三百廛者自是三百家之稅耳

案鄭注餘夫亦授一廛所以饒遠賈疏正卒之外一為羡卒其餘皆為餘夫不知餘夫受室必二十年而後子能助耕前此惟可助父兄以耕耳所謂家五人家六人家七人正合子婦而計之也其或丁男衆多少者巳足助耕之數則别其壯而受室者為餘夫而

授以二十五畝至此人復有丁男受室滿五人六人七人之數而受一夫之田則事理之自然經制之一定又何羨卒餘夫分為二項乎

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以達於畿畛之引反劉音真洫虛域反涂同吾反澮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溝洫澮皆所以通水於川也遂廣深各二尺溝倍之洫倍溝澮廣二尋深二仞徑畛

涂道路皆所以通車徒於國都也徑容牛馬畛容大車涂容乘車一軌道容二軌路容三軌十夫二鄰之田百夫一酇之田千夫二鄙之田萬夫四縣之田以南畝圖之則遂從溝横洫從澮横九澮而川周其外焉

賈疏其田南北細分者是一行隅為一夫十夫則於首為横溝十溝即百夫於東畔為南北之洫十洫則於南畔為横澮九澮則於四畔為大川此川亦人造蓋亦倍澮與匠人澮水所注川異彼百里之間一川謂大川也詩云今適南畝又云南東其畝故以南畝圖之　案畝長百步濶一步步六尺畝間有畎畎廣深各一尺故夫間之遂倍之經不言畎者畎在畝間不另占地遂徑以上則俱在百畝之外另占地

耳注謂南畝圖之南畝則畎縱而遂當横今云遂縱溝横者乃東畝之法也鄭賈盖脱却畝間有畎一節耳信南山詩傳長樂劉氏語可證以至於畿則中雖有都鄙遂人盡主之　王氏應電曰自遂溝徑畛而下民各以其力自治之洫有涂溝有道必上之人搬之合衆力脩治若川之與路則其工力尤大非一方之民所能辦必捐府庫之積移用其民乃可成夏官所謂大役任衆者是也

案曰治野以作溝洫畛涂言也故計所占之地而曰

十夫其實耕者乃一井九夫之地耳匠人所謂方十里為成即此經千夫之地而耕地則九百夫匠人所謂方百里為同即此經萬夫之地十而耕地則九萬夫詩曰十千為耦蓋舉其成數猶三十三里少半里而曰終三十里也黄氏謂自一夫至萬夫皆十除其一蓋得其指　曰凡治野曰以達於畿明自鄉郊至縣畺皆用此以治也觀此經則鄉遂不用井法之非決矣野對郊則為甸獨舉則可兼鄉郊鄉大夫職野

自六尺以及六十有五皆征之則城郭之外通謂之野明矣

辨正黄氏度曰鄭康成小司徒注計若干井出税又若干井治溝洫及澮令以遂人職合匠人職觀之遂人十夫有溝匠人九夫為井蓋一井十夫其中為遂而溝環之田占九夫而無溝實得十夫之地也自十夫積而為百夫之洫千夫之澮以尺步計之當不過占一里十里之地安用多人治溝洫及澮如鄭氏所

云哉

桬十夫百夫皆為虛寛大數不能細計步畮匠人云凡溝必因水埶又云凡行奠水磬折以參伍則亦不可畫方如碁局也諸家開方積算拘戾不可從

通論鄭氏樵曰遂人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有九萬夫當得九川而川澮溝洫不幾大多與匠人云井間有溝成間有洫同間有澮若按文讀則一同之地惟有一澮

不幾大少與後鄭求其説而不得注遂人則曰此鄉遂法以千夫萬夫為制注匠人則曰此畿内之采地制井田異於鄉遂及公邑尋攷鄭意以二處不同故謂鄉遂為溝洫法采地為井田法求之於經則無明文詳攷匠人遂人所載溝洫制度無不相合盖匠人之制舉大概而言遂人之制舉一端而言今畫為圖一成之地九百夫一孔一井井中有一溝直一列九九井計九溝横通一洫是十夫之地有一溝百夫之

地有一洫九百夫之地有九洫而為一成之地若一同之地有百成九萬夫一孔為一成中有九洫橫一列九有十成計九十洫直通一大澮橫九澮而兩川周其外是為九萬夫之地合而言之成間有洫是一成有九洫同間有澮是一同有九澮匠人遂人之制無不相合周家井田之法通行於天下未嘗有鄉遂采地之異　陳氏祥道曰遂人所言者積數也匠人所言者方法也積數則計其所有言之方法則積其

所圍之内者言之其實一制也

餘論曹氏叔遠曰此特定田制耳而先王寓兵於農藏丘乘於井牧以禦外侮之意巳潛寓於其間　朱子曰漢志言秦廢井田開阡陌阡陌者舊說以為田家之道蓋因田之疆畔制其廣狭辨其縱横以通人物之往来即周官所謂遂上之徑溝上之畛洫上之涂澮上之道也蓋陌之為言百也遂洫從而徑涂亦從則遂間百畝洫間百夫而徑涂為陌矣阡之為言

千也溝澮横而畛道亦横則溝間千畝澮間千夫而畛道為阡矣阡陌之名因此而得其占地不得為田者頗多非虛棄之也所以正經界止侵爭時蓄洩備水旱為永久之計有不得不然者商君以其刻急之心行苟且之政但見田為阡陌所束而耕者限於百畝則病其人力之不盡但見阡陌之占地大廣而不得為田者多則病其地利之有遺又當世衰法壞之時則其歸授之際必不免有煩擾欺隱之弊而阡陌

之地切近民田又必有陰據以自私而税不入於公上者是以一旦奮然不顧盡開阡陌悉除禁限蓋第知有目前之利而不復為後世計長久於是千古聖賢制作精微之意澌盡矣豈不惜哉　王氏應麟曰禹盡力乎溝洫濬畎澮距川遂人五溝五涂之制因乎古也溝洫之成自禹至周非一人之力溝洫之壞自周至秦非一日之積　王氏應電曰封植以息爭端設險以限戎馬而凡疏導之法輓漕之便皆於是

乎在

以歲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及其六畜車輦辨其老幼癈疾與其施舍者以頒職作事以令貢賦以令師田以起政役施式氏反政音征

正義曹氏叔遠曰校登必以歲時蓋前歲之已登者逮於今則增損不同一時之已登者越三時則耗亾不等　鄭氏康成曰職九職也分其農牧虞衡之職使民為其事也貢九貢也賦九賦也政役出士徒役

賈疏即上注遂之軍法如鄉者是也

案注謂頒職作事即載師職所云物地事授地職非也九職任於閭師載師專掌任地故特言地職以見其為地邑應承之職事與民職異也此官别見令野職於後正可與載師所謂地職相證則此所頒為九職明矣載師任地以分鄉野都邑所謂物地事者乃物其土之所宜此承頒職而言則所作即九職之事明矣　政役謂輸將浚築所用即師田徒旅而事則

異故更列之下經所謂凡事致野役是也　他職言施舍必無可任者而此略焉以頒職作事即所以任之也

若起野役則令各師其所治之民而至以遂之大旗致之其不用命者誅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役謂師田若有功作也遂之大旗熊虎賈疏遂人是大夫合用鳥隼之旗以致衆令掌衆與大司徒同故得與大司徒同用熊虎為旗

賈氏公彥曰令各師其所治之民而至者謂令縣

正巳下縣正職若将用野民師田行役移職事則帥而至是縣正受遂人之令也　王氏安石曰鄉師致民以司徒之大旗則遂人所建亦司徒之大旗也於遂言遂之大旗則鄉可知於鄉言司徒之大旗則遂亦可知

凡國祭祀共野牲令野職

存疑鄭氏康成曰共野牲入於牧人以待事也野職薪炭之屬　賈疏牧人職掌牧六牲以待祭祀故知此野牲亦入牧人以待事也令野職令委人

斂之委人掌斂野之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屬者無此諸物也　金氏瑶曰野職野之職祭事者如澤虞之共澤物川衡之共川奠之類令謂令澤虞諸職也

案牧人所畜以共祭祀者藪牧所貢之鳥獸也甸師共薪蒸掌炭共炭灰不應祭祀時遂人又別共之蓋山川因國前哲令德之祭祀在野者則野共其牲其執事之人則遂人令之耳左傳子服景伯曰魯將以十月上辛有事于上帝先王何世有職焉則令野職為共祀事審矣　曰國祭祀者以別於遂之禜酺

蜡社也　所令野職即載師所授之地職也凡祭祀賓客會同師役政令所經歷其地必有職事焉載師總任畿内之地故主授地職六遂及四等公邑則以授遂人故遂人令之也鄉師凡邦事令作秩叙則地職具此矣家稍縣都以授其長而其長令之亦可推矣　知此野職為共祀事者以承共野牲之後且頒職作事已見上經也知遂師野職為九職中貢物者以與野賦竝列而入於玉府也

凡賓客令脩野道而委積

正義鄭氏康成曰委積於廬宿市

案疏謂令遺人蓋指委積言之野廬氏掌國道路至於四畿若有賓客則令守涂地之人聚欜之又曰凡國之大事比脩除道路者大師令埽道路則脩道者守涂地之人而令之者野廬氏也野廬氏之徒百有二十人而知不自共脩道之事者通掌畿内之道禁其事繁劇胥徒雖多僅足共廵比譏察耳

大喪帥六遂之役而致之掌其政令及葬帥而屬六紼及窆陳役屬音燭紼音弗窆彼驗反一本作竁昌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致役致於司徒給墓上事及窆也賈疏司徒掌徒庶之役亦兼掌六遂窆謂穿壙在廟載事亦六遂役之不言者畧也紼舉棺索也葬舉棺者謂載與說時也賈疏在棺曰紼在道曰引屬六紼不據在道故知在廟載時及在壙說時也用紼旁六執之者天子其千人與賈疏雜記諸侯執紼五百人大夫三百人以此約之天子千人陳役者主陳列之耳賈疏下棺時千人執紼背碑負引須陳列其人也匠師帥監之鄉師以斧涖焉

賈疏槀鄉師職知之大喪之正棺殯啓朝及引六鄉役之載及窆六遂役之亦即遂相終始也賈疏大司徒職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六鄉近使主殯及啓朝為始在祖廟之中將行載棺於匶路屬六綍則六遂為終至於在道言引則還使六鄉為始至壙下棺則還使六遂為終鄭氏衆曰窆謂下棺時遂人主陳役也禮記謂之封春秋傳謂之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

槀遂人稍人皆有大喪帥役之文黄氏度遂謂遂人致於稍人蓋以稍人職獨有聽於司徒之文故疑遂

人轉因稍人以達耳不知遂人長官豈有反帥役而致於屬吏之理盖稍人所帥以聽于司徒者即遂人所帥而致于司徒者也遂人尊但致其數而已稍人甲則躬帥役而聽焉大喪六遂之役遂人遂師稍人胥有事者事大役多故共之帥之致之道之遞相攝遞相聯屬而歸於一也六鄉之喪役鄉師帥之六遂及公邑之喪役遂人帥之稍及公邑之喪役稍人帥之皆聽於司徒但鄉師遂人帥而至則聽於司徒不

言可知稍人下士或疑師以至遂而遂人以致於司
徒故明之耳
凡事致野役而師田作野民師而至掌其政治禁令
案上經起野役則令各帥其所治之民而至令縣正
之屬帥而至於遂也此則親帥而至用事之地以聽
役於司徒遂人遂師以遂名官而凡治皆曰野何也
兼自甸及畺之公邑也
遂師各掌其遂之政令戒禁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六

畜車輦辨其施舍與其可任者施式氏反

正義賈氏公彦曰遂師下大夫四人掌六遂如鄉師主六鄉亦二人共主三遂已下皆如鄉師之職但此不言老幼貴賤癈疾及輦彼不言經牧其田野之等皆是互見為義　王氏昭禹曰鄉師以時稽其夫家衆寡遂師登而不稽者以有遂大夫稽之也　項氏安世曰民有貴賤老幼癈疾賢能在所施舍其可任者又有家三人二家五人家二人之異故辨之以知

民力

經牧其田野辨其可食者周知其數而任之以徵財征作役事則聽其治訟

正義鄭氏康成曰經牧制田界與井也可食謂今年所當耕者也財征賦税之事　賈氏公彦曰數謂夫家六畜田野之等任之據人民之數財征據田野之數役事兼軍役田獵功作之等　易氏祓曰辨其可食而後周知井牧田野之數既知其數然後可以頒

地任民

案遂師所登遂人憑之以頒職作事為貢賦師田政役之凖也故辭事略與遂人同遂人之登遂大夫之稽皆以歲時而遂師獨以時者以辨可食之數其事尤詳也　小司徒經土地而井牧其田野遂師復經牧其田野者小司徒總統之遂師則分任之也人情避重就輕役事任舍之間姦弊易生尤多爭訟六遂役事遂師之所專掌故有訟則聽之

存疑賈氏公彦曰六遂制溝洫澮是制田界也又為井田者遂人兼掌采地上云掌野兼甸稍縣都以采地有井田澮故此云經牧其田野與小司徒文同

案田野可井者井之不可井者亦為之界盖必因其地勢無都鄙鄉遂之異鄭云制田界與井也可見六遂有井田矣賈氏強分之何其泥也

巡其稼穡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時耕耨斂芟芟地之宜早晚不

同而有天期地澤風雨之急故移用其民使轉相助救時急事也　王氏應電曰此方脟䏲而不暇給彼則閒而無事故移用以救之

通論金氏瑶曰五黨相賙以財通也移用其民以力通也周官濟水旱之大經莫要於此

案讀法興賢詳於六鄉經野勸農詳於六遂鄉師廵國及野而賙萬民之囏阨則遂可知矣遂師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則鄉可知矣葢鄉遂羣吏所掌有同

有異然後備列之其同者則各舉其一以相備也後世民自為耕狝有水旱富者尚能自救而貧者則坐視其田之蕪沒然後知先王設官以移用其民慮事周而興利溥也

凡國祭祀審其誓戒共其野牲

正義鄭氏康成曰審亦聽也

案凡祭祀之誓戒小宰掌之此國祭祀之在野者故遂師承小宰之誓戒而審之以戒其屬與民也遂人

專掌經野而他政惟持其綱故國祭祀遂人令野職而遂師則審其誓戒野牲之共亦主其令而遂師共之故遂人職第曰共野牲而遂師職則曰共其野牲也　王氏昭禹謂遂人既共野牲遂師又共乃贊之非也凡經言贊必其事有待於助者冢宰受歲會惟恐其紛錯而有抵冒故小宰贊之小宰以法掌禮事之戒具惟恐其玩忽而有愆忘故宰夫贊之稽之五官義莫不然若共野牲而入於牧人何待二官之相

助哉且牧人所牧之牲不宜遂師共之牧人無牲羊人可買牲以共則凡牲皆非遂師所共可知王氏詳說謂大宰司寇掌百官之誓戒遂師遠在二百里外固無預焉審之而已亦非也大宰司寇所誓戒王朝執事之百官也遂人旣不預何由知其所誓所戒而審之哉金氏瑤謂牧田在遠郊正遂地故遂人共之亦非也牧田雖在遠郊之地而不在六遂之中王朝之祭祀牧人自共其牲於充人與遂人遂師何與哉諸儒蓋由不知此經所云乃

國祭祀之在野者耳都宗人職國有大故則令禱祠既祭反命於王正此類也

入野職野賦于玉府

正義鄭氏康成曰民所入貨賄以當九職九賦中玉府之用者王氏詳說曰山澤之農以骨物羽翮當邦賦則遂與公邑之民亦然故入其中玉府之用者

案遂師所掌獨遂與公邑耳家稍縣都之賦貢盖縣師徵之

賓客則巡其道脩庀其委積庀匹爾反又作庇

正義鄭氏康成曰巡其道脩行治道路也故書庀為比鄭司農云比讀為庀庀具也　王氏應電曰遂人令之遂師巡而庀之

大喪使帥其屬以幄帟先道野役及窆抱磿共丘籠及蜃車之役磿劉音歷籠魯孔反蜃市軫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以幄帟先者大宰也賈疏天官幕人掌共帷幕幄帟綬屬大宰故知使以幄帟先是大宰也　其餘司徒也賈疏司徒主衆庶故知野

役之徒徒令之司以幄帟先為葬窆之間先張神座也道野役師以至墓也曆者適歷執紼者名也賈疏天子千人分布於六紼稀疏得所名為適歷王氏應麟曰史記樂毅書故鼎反乎曆室徐廣注曆歷也戰國策新序作歷室盖古字通用遂人主陳之而遂師以名行校之賈疏執紼之人背碑負引而退行遂師抱持版之名字巡行而校録之以知在否故云抱曆也丘籠之役竁復土也賈疏復土謂下棺之後以壙上土反覆而為丘壟其器曰籠賈疏共丘籠者共為丘之籠器以盛土也蜃車柩路也賈疏人君所居曰路故云柩路四輪迫地而行有似於蜃因取名焉賈疏以二軸貫四輪輪即許氏説文云無輻曰輇者也行

至壙乃說更復載以龍輴賈疏檀弓菆塗龍輴天子之禮諸侯則不龍其輴而已殯用輴明葬時亦用輴蜃禮記或作槫或作輇賈疏雜記載以輲車彼注輲或作輇槫即團團喪大記轉誤為國役謂執綍者

案幄帟蓋亦張於柩上如在殯宮時故注云葬窆之間張神座也柩車四輪迫地無貴賤一也故皆謂之蜃車唯貴者又名柩路耳蜃車及役遂師共之稍人師而聽於司徒遂人致之遂師道之及窆遂人陳之遂師抱曆而校之

存異王氏應電曰蜃車者掌蜃所謂闉壙之蜃車所以載蜃也竝遂師共之注以為喪車豈共喪車而乃在既窆之後與丘籠同事乎

案於既窆抱磨之後乃言共丘籠及蜃車之役者明上文野役之為此役故終其事而後及之也如以為載蜃者則載炭即為炭車載灰即為灰車何定名之有

軍旅田獵平野民掌其禁令比叙其事而賞罰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平謂正其行列部伍也　賈氏公彦曰校比次敘其行伍而行賞罰　易氏祓曰大司馬狩田之禮陳車徒有司平之　朱氏申曰比者比其勞逸敘者敘其先後

案遂人辨上地中地下地之等而遂師則周知其數遂人令貢賦而遂師徵財征遂人起政役而遂師作役事遂人令師田而遂師掌軍旅田獵之政令一舉其綱一詳其事也

遂大夫各掌其遂之政令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六畜田野辨其可任者與其可施舍者以教稼穡以稽功事掌其政令戒禁聽其治訟施式氏反

正義李氏嘉會曰遂師曰登遂大夫曰稽遂大夫稽之而後遂師登之　朱氏申曰遂師言車輦此言田野蓋互見也　鄭氏康成曰功事九職之事民所以為功業　王氏詳説曰縣正鄙師酇長里宰但言政令而戒禁無與鄰長於政令又無與惟遂師遂大夫

言政令戒禁以其為遂官之長也

案遂師職已具此而覆見者遂大夫稽之然後遂師得據而登之也倒施舍與可任之文又曰可施舍者登於遂師則施舍與可任者已定矣方其稽之則介乎可任可施舍之間者不可不辨也

令為邑者歲終則會政致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言其遂之吏而言為邑容公邑之政令戒禁遂大夫亦施焉　王氏應電曰為邑者

即縣鄙之吏猶甸稍縣都謂之公邑家邑都邑也歲終令會政致事亦猶鄉大夫令六鄉之吏

案注言無公邑之吏是也又及卿大夫王子弟之采邑則恐未然太宰以八則治都鄙而建其長立其兩設其伍陳其殷置其輔其為邑者無為舍其長而會政致事於遂大夫也小司徒大比六鄉四郊之吏縣師掌都邑之賦貢三年大比以考羣吏而詔廢置則都家之吏主之者縣師也惟公邑之吏無文而此職

三年大比既曰師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又曰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則其吏乃遂之屬吏而為邑者則公邑之吏可知矣又司會掌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則野謂遂與公邑明矣

正歲簡稼器脩稼政

正義鄭氏康成曰簡猶閱也稼器耒耜鎡基之屬稼政月令所云脩封疆審端徑術善相丘陵阪險原隰

土地所宜五穀所殖以教道民之類

三歲大比則帥其吏而興甿明其有功者屬其地治者比必里反屬音燭

正義鄭氏康成曰興猶舉也興甿舉民之賢者能者如六鄉也屬猶聚也又因舉吏治有功者而聚敕其餘以職事賈疏敕之以職事使不慢　賈氏公彦曰吏謂縣正至鄰長　李氏叔寶曰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繼以施教法於邦國都鄙則興賢能於六遂一

同於鄉可知也　易氏祓曰小雅云或耘或耔黍稷薿薿攸介攸止烝我髦士求髦士於或耘或耔之間

六遂興甿之遺意也

案稽夫家畜産以及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人遂師遂大夫以及縣正鄙師酇長每職必列不厭其複而興甿止於遂大夫職一見之簡校賓興之法無一及焉何也政令徵比治訟之事自遂大夫以下羣吏所掌與鄉有同異故每職備列之興賢之典一同於

六鄉覆列之則賛矣故第言師其吏以興畋而知一準於六鄉也　遂之屬吏獨明有功者何也鄉師歲終考六鄉之治以詔廢置則遂大夫視焉其有過者小則誅大則廢矣至大比然後勞績久著者始明之以告於上也公邑之吏則考之不能如屬吏之詳故每歲之終令會政致事至三年而後廢興誅賞行焉

通論王氏應電曰遂大夫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即鄉大夫之登夫家辨其可任與舍也大比興畋即鄉

大夫之賓興賢能也其事已詳於鄉故於遂略焉鄉大夫正月之吉受教法於司徒頒於鄉吏正歲令羣吏考法於司徒則遂亦如之遂大夫明其吏治有功者與賢能竝薦屬聚有地治者而教戒之則鄉亦如之

凡為邑者以四達戒其功事而誅賞廢興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四達者治民之事大通者有四夫家衆寡也六畜車輦也稼穡耕耨也旗鼓兵革也賈疏

案遂師稽夫家衆寡六畜車輦此職教稼穡鄰長以旗鼓兵革帥而至又云趨其耕耨注據此以當四達

魏氏校曰四達治道通行也考一邑之治必以旬邑相叅而後賢不肖勤惰自見誅賞廢興出於大宰誅賞乃三歲大計之事廢置則每歲終一行葢以待夫賢能卓異與夫不職之甚者無待於大比之期也

案四達未詳如注所列未見其確然不可增損也或曰自遂以達於旬之公邑自旬以達於稍縣都之公邑故曰四達也　凡為邑者謂四等公邑也歲終而

致事三歲而興甿則遂之屬吏功事已備矣而復戒凡為邑者之功事則為四等之公邑何疑哉其功事為邑者自任之遂大夫惟戒之而已　遂大夫之職與鄉大夫異者聽治訟也縣正與州長異者掌治訟也鄙師與黨正異者掌祭祀而不及喪紀冠昏飲酒也酇長與族師異者治祭祀喪紀也鄉大夫不聽治訟六官之長未遑鄉邑之治也故鄉師聽之遂大夫遂師皆曰聽其治訟者遂師所聽獨役事之訟凡民

事之訟竝歸遂大夫也遂之治訟分聽之者繫於鄉也遂大夫曰聽治訟縣正曰掌治訟者事有小大小事專之大事則達之於遂大夫也鄉之中州長涖大喪黨正掌喪紀冠昏遂之喪紀僅一見於酇長職冠昏飲酒則竝無文凡此類皆互見也

總論王氏應電曰此職與鄉大夫文互備惟大詢衆庶止六鄉鄉乃百族所聚六遂多野民故不及之耳

縣正各掌其縣之政令徵比以頒田里以分職事掌其

治訟趨其稼事而賞罰之（比必里反趨本又作趣音促又如字李倉苟反下鄭長里宰並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徵徵名也比案比 賈氏公彦曰頒田里如上文夫一廛田百畝分職事即九職之功事 鄭氏鍔曰力田有賞惰農有罰其秩叙里宰行之而縣正趨之

若將用野民師田行役移執事則帥而至治其政令既役則稽功會事而誅賞（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移執事移用其民鄭司農云謂轉相佐助

案移執事謂掌固之移甲役其職云與國有司帥之即縣正也若移用其民以救時事則遂師掌之帥之者則酇長里宰耳　稽功者每人而分考其程也會事者合計其功事以為役要也　鄉之掌徵比數衆庶者皆閭胥而遂則縣正掌徵比鄙師數衆庶何也閭胥之數衆庶以辨施舍而鄙師之數衆庶以察美

惡而誅賞閭胥之掌徵比執功役於下而縣正之掌徵比乃施政令於上其事各異故互文以見里宰亦掌徵比以辨施舍與閭胥同黨正亦數衆庶以察美惡而誅賞與鄙師同耳

通論王氏應電曰縣正猶鄉之州長惟作民而師田行役掌其政令與其賞罰此一事相同至於州長有讀法考行而此闕如則遂大夫之興甿將安所稽乎其為互見可知矣此職頒田里而州長無之者蓋近

郊之民百族所聚不止田里之事故於載師閭師特詳焉

鄙師各掌其鄙之政令祭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祀祭禜也賈疏鄙與黨同黨祭禜故知鄙亦祭禜也

鄭氏鍔曰鄙師掌其祭祀則祭祀之時亦如黨正教其禮事明矣

凡作民則掌其戒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民謂起役也

以時數其衆庶而察其媺惡而誅賞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四時也　王氏應電曰鄙師猶鄉之黨正凡作民者即作民而師田行役也以時數衆庶即以歲時涖校比也察其媺惡而誅賞即書其德行道藝也黨正於孟月吉日春秋祭禜有讀法之禮歲終蜡祭有正齒位之飲則鄙可知矣

案察衆庶之媺惡將以助遂大夫興甿也鄙師之數衆庶而察其媺惡與黨正之涖校比而書德行道藝

事同而辭異何也用此見數衆庶之即涖校比也用此見書德行道藝之竝簡不率教者而移之也　遂人職曰以歲時稽其人民遂師職曰以時登其夫家之衆寡遂大夫職曰以歲時稽其夫家之衆寡稽者稽其數登者登諸籍耳以所治者衆也若鄙止五百家故其民可得而數

歲終則會其鄙之政而致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會計一鄙之政帥鄰長而下致事

於縣正上下轉相承也

鄰長各掌其鄰之政令以時校登其夫家比其衆寡以治其喪紀祭祀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校猶數也　王氏詳說曰小司徒與鄉大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族師則曰校登遂師言登夫家之衆寡至鄰長則曰校登先校之而後可登之也遂官惟鄰長言喪紀猶鄉官惟族師言葬埋蓋四閭為族使之相葬四里為鄰亦使之相葬也

賈氏公彦曰喪紀若鄉師所云族共喪器之類祭祀若族祭酺之類若然縣當祭社與州同縣正鄙師鄰長皆不言所祭神者遂鄉互見其義

若作其民而用之則以旗鼓兵革帥而至

正義王氏應電曰此與族師作民以鼓鐸旗物帥而至同皆寓兵於農之法無事則為民之師有事則為民之帥也

若歲時簡器與有司數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簡器簡稼器也兵器亦存焉賈疏遂大夫簡稼器此直言器不言稼故知無有兵器也王氏應電曰遂大夫簡稼器主其令而已尊者不親細事故鄙長與有司數之桼有司遂大夫所委屬吏也注以遂大夫為有司非也

凡歲時之戒令皆聽之趨其耕耨稽其女功趨音與縣正職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聽之受而行之賈疏知聽非聽斷者以鄙長中士惟承受遂人以下之事不得專聽斷女功絲枲之事賈氏公彥曰鄙

長彌親民故趨其耕耨竝稽考女功之事　王氏應電曰鄰長猶鄉之族師故校登其夫家衆寡皆同則所謂辨其貴賤老幼癈疾可任及其六畜車輦者在其中矣作民而用之即作民而師田行役則所謂比伍之聯與合其卒伍者在其中矣族師有讀法書行與此職治喪紀祭祀課民耕桒互相備也

案古者王内之政令内宰治之民家之女功鄰長稽之所以上下男女各警其職而事無不舉教無不行

也　女功使里宰鄰長稽之尤為切近然比屋同巷雖相督察易至玩忽故董之以酇長使震動恪恭於吏治而不敢慢也女功之勤惰吏得而稽之則婦姑反脣家人詬誶之大惡不禁而自弭矣此成周之法所以止邪於未形而與禮相貫也　酇長校登夫家之衆寡及以旗鼓兵革帥其民而至竝與族師同則掌合聯之政令不待言矣

里宰掌比其邑之衆寡與其六畜兵器治其政令比必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邑猶里也

案鄭長邑中之政相賛即此里宰之邑鄭氏鍔累數諸邑字謂五家亦稱邑其説非是

以歲時合耦于𦔳以治稼穡趨其耕耨行其秩敘

正義鄭氏康成曰考工記耜廣五寸二耜為耦此言兩人相助耦而為耕也𦔳者里宰治處也若今街彈之室賈疏漢時在街置室檢彈一里之民　案趙明誠金石録昆陽城中漢街彈碑云周名𦔳漢名街彈令中明亭也於此合耦使相佐助因放而為名月令季

冬之月命農師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是其歲時與合人耦則牛耦可知也王氏應麟曰考山海經后稷之孫叔均始作牛耕孔子之弟子冉耕亦字伯牛則自古以牛耕但未聞牛亦合耕秩叙受耦相佐助之次第案此經秩叙鄉師令作秩叙皆謂事之常次黄氏度乃章合宫伯秩叙注鄭氏鍔謂如後世賜爵吳氏澄以為常賜之叙皆非也鄭氏鍔曰一耜之廣五寸合二耜廣深一尺須兩人共發之人有老幼強弱里宰歲時為合其耦使人人適均則力無不盡也王氏應電曰配合彊弱使之竝耕以相佐助有事用之師田

則因而部分之而食之多寡位之高下皆於此行焉斯異等者不至於淹沒而中人亦知所勸勉

案小司徒賈疏在家為比在軍為伍是拘於比以成伍也尋常耕耦每二人里宰尚以歲時通一里之彊弱均而合之其餘力役亦必通融簡稽而合其卒伍可知豈有軍旅至重而限於五家之比以成伍者乎

餘論王氏應麟曰漢食貨志引古制云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里胥之塾其即里宰所謂耡者與

以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其財賦

正義易氏祓曰財賦之事遂人令之遂師徵之下於縣正以迄里宰而後里宰徵斂之所謂待有司之政令也　王氏應電曰里宰猶鄉之閭胥比其邑之衆寡即數其閭之衆寡也待有司之政令而徵斂財賦即掌其閭之徵令也里宰行其秩敘閭胥書敬敏任恤互相備耳

案用此見閭胥所掌之徵爲徵財賦所掌之比爲合耦以治稼穡而此職讀法書敬敏任恤掌觵撻罰一

與閭胥同也　遂之財賦遂師徵之疏謂縣師徵之

旅師斂之有司謂縣師旅師恐未的

通論王氏志長曰里宰之徵斂財賦必待有司之政

令者斂法出於司稼有司受之而後頒其式於親民

之吏至三歲司書復大計羣吏而逆其徵令俾掌稅

斂者受法焉蓋上下兢兢惟以濫取病民為慮耳

鄰長掌相糾相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糾相舉察

凡邑中之政相贊

正義鄭氏康成曰長短使相補助　賈氏公彦曰云邑中者謂一里之内上有政令徵求則五鄰共相贊助　易氏祓曰有貢賦税斂焉五家相與贊其財有師田行役焉五家相與贊其力此上之政令所以易共也　王氏昭禹曰比長言相及則鄰亦相及矣鄰長言相糾則比亦相糾矣比長言相和親而此言相贊者相贊則欲其相和親也

徙于他邑則從而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從猶隨也授猶付也　賈氏公彦曰亦如比長職徙於他則為之旌節而行之無授無節圜土内之也

案鄰長即耦耕之民故所掌無農事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五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六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施朝幹

刑部郎中臣許兆椿覆勘

覆校官監丞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吳省蘭

謄録監生臣孟啓疆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六

地官司徒第二之九

旅師掌聚野之耡粟屋粟閒粟而用之耡音助又音鋤

正義張子曰耡粟助貸於民之粟　鄭氏康成曰野謂遠郊之外也耡粟民相助作一井之中所出九夫之稅粟也屋粟民有田不耕所罰三夫之稅粟閒粟閒民無職事者所出一夫之征粟　王氏應電曰旅

師各隨道里之遠近而蓄聚於田里因以濟民所謂用之也

柔耡粟即助耕公田之税粟每夫百畮之田什一而税者也其粟入於廩人舍人倉人而旅師亦分聚於縣鄙諸所與屋粟閒粟同備施惠散利之用注據其本而言指其入也張子以其用而言指其出也二義可以兼之或以爲民自相助之粟夫相救相賙民間各循舊俗豈假官爲聚粟而散之收之如其言煩苛

不已甚乎

以質劑致民平頒其興積施其惠散其利而均其政令

劑津私反

正義王氏應電曰常年以陳易新而責其償苟無質劑則有冒濫之弊　鄭氏康成曰興積所興之積謂三者之粟也平頒之不得偏頗有多少　王氏安石曰施其惠若民有艱阨不責其償　鄭氏鍔曰散其利則有時而收之

案興即興發補不足之興興其積謂發粟也民之不足者差等不同視其分數而頒之則平矣以質劑者將於秋斂之故應有劵也施其惠者甚貧之民不責以償也散其利者能償之民則春頒而秋斂也均其政令者頒斂不偏多偏少亦不偏先偏後

餘論魏氏校曰後世濟農惟朱子社倉法爲良且不主之以胥吏而以鄉之士大夫主之故可久也其次則李悝云糴太賤則傷農太貴則傷民乃立平糴之

法使農末俱利此蓋得周官旅師之意而善用之者也　陳氏汲曰介甫青苗之法援此以證又以平頒爲不問其所欲否而槩與之殊不知旅師之法特以補救民之不足耳茍民自有餘何爲貸於官也青苗之法意在取息恐貸者多窮民及姦猾未能出息雖富民亦强之使貸不待其行之弊而其心先不可問矣

存異鄭氏康成曰均其政令者皆以國服爲之息

凡用粟春頒而秋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困時施之饒時收之　賈氏公彦曰如此則官得以舊易新民得濟其困乏之利民而亦無損於官

凡新甿之治皆聽之使無征役以地之𡍙惡爲之等

正義鄭氏康成曰新甿新徙來者也治謂有所求乞也賈疏以其無征役可治又新來未有業次故知治是求乞也　使無征役復之也

王制自諸侯來徙於家期不從政

案此言旅師兼聽新甿之治也新甿有二一記所稱自諸侯來徙家者一則凶荒就粟之民樂其地而願留者甸居鄉遂都家之中以收恤歲飢而移鄉井土狹而徙廣虛之民而耡粟屋粟閒粟皆備焉於事爲便也

辨正黄氏度曰等復除之等注謂以其人之多寡授上中下地非也授地之法常法也已見遂人此承無征役而言則爲復除久暫之等明矣　易氏祓曰所

謂無征役者非竟無也必限以歲月以三地爲輕重之等至期然後施征役耳

稍人掌令丘乘之政令乘注作甸令讀如字

正義賈氏公彦曰四井爲邑四邑爲丘四丘爲甸甸出長轂一乘故云丘乘　王氏應電曰兵出於井邑丘甸縣都此但言丘乘者以丘出馬四丘出車一乘井邑之兵自此成縣都之兵由此始故舉以爲名令之者治其兵賦也

案不曰掌丘乘之政令而曰掌令丘乘之政令者四丘出乘之政令其地有司掌之稍人則掌令之如下文所云也　注疏分鄉遂都鄙田制而二之據小司徒五家為比五人為伍謂鄉遂家出一人以衛王都據小司徒四邑為丘四丘為甸謂都鄙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一乘用以征戍然夏官大司馬四時之田旗物號名竝舉鄉遂則鄉遂之兵未嘗不與征行也五家為比五人為伍意主於平居相親愛則臨難相捍

衛非曰專以衛王都故家出一人也四丘爲甸甸出一乘意主於卒伍疊發則民力不病車甲更畨則民財不傷非曰都鄙之制然而鄉遂不如是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是掌令都鄙脩治井邑丘甸縣都之溝涂乘讀爲甸云丘甸者舉中言之溝涂之人名井別邑異則民之家數存焉賈疏甸方八里其中六十四井使出田稅外加一里三十六井使治溝涂不出稅　葉氏時曰鄭氏讀乘爲甸彼徒見司馬法言甸出長轂一乘馬四匹以爲車乘非丘所

供不知司馬法言甸出車一乘調兵之數也周官言丘共一乘畜兵之數也畜之多所以存武備調之寡所以優民力況司馬法未必周制也何於丘乘而疑之

案此言兵賦非溝涂也溝涂之説已於小司徒職論之下文言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丘乘當為車乘之乘明矣然車乘非丘所共必四丘為甸始出一乘司馬法故自不誤葉氏以丘共一乘為説此春秋成二

年作丘甲杜氏解也後儒多不以為然雖云備畜之數非調發之數亦恐力不能給也

通論易氏祓曰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每乘當用七十五人四丘為甸甸之為井者凡六十有四其為夫者凡五百七十有六家出一人為正卒每次調發則五百七十六家共出七十五人幷一革車其餘未調發者可以應數次調發所謂萬二千五百人為一軍者非盡發此六鄉之人乃是合諸丘之乘共為一軍也

若有會同師田行役之事則以縣師之灋作其同徒輂輦帥而以至治其政令以聽于司馬輂居録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邦國都鄙稍甸郊里唯司馬所調以其法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會其車人之卒伍使皆備旗鼓兵器以帥而至是以書令之耳其所調若在家邑小都大都則稍人用縣師所受司馬之法作之帥之以致於司馬也同徒司馬所用徒役不必一時皆徧以

人數番調使勞逸遞焉　賈氏公彦曰稍人屬縣師縣師屬大司馬大司馬得王進止縣師即受法於司馬稍人又受法於縣師故云以縣師之法　曹氏叔遠曰古者師田行役合其卒伍先爲聯法一乘之卒皆平昔之相保相受者是之謂同徒

案將有軍旅會同田役之戒縣師受法于司馬以作其衆庶及馬牛車輦使皆備其旗鼓兵器以帥而至鄉之師而至者州長也其事則鄉師主之遂之師而

至者縣正也公邑之帥而至者其長也其事則遂人

遂師主之而家稍縣都無見焉則稍人帥之無疑矣

曰以至者以其地有司至也何以知非都家之司馬

也都家司馬所掌乃士庶子及衆庶車馬之戒令而

不親軍事古者興師必用其地有司士非素教不可

用也曰行役者則非直畿内之土功也如仲山甫城

齊召伯城謝之類故不聽於司空而聽於司馬

大喪帥蜃車與其役以至掌其政令以聽于司徒

正義鄭氏康成曰遂車及役遂人共之稍人者野監

賈疏監三等采地是野監故得并監六遂輂車之事是以帥而致之

案六遂之喪役遂人帥之以致于司徒遂師道野役共丘籠及輂車此職則上承遂人遂師而帥之以至三官皆聯事也循是以推則内而宅田士田之類外而三等采邑喪役無徵可知矣蓋宅田士田之類事分而民少各徵其役則苦紛擾三等采邑地博而民衆喪役無多無庸徧徵且三年大均力政喪役無徵

則近其地邑之川防城郭輸將百役皆可補調所以省遠役之勞費而事無遺便也　會同師田行役曰治其政令喪紀曰掌其政令何也曰治者專聽斷也曰掌者掌其事以待上之聽斷也蓋喪役及師田行役皆大司徒小司徒治其政令而師田行役則鄉師遂師州長縣正皆分主聽斷故家稍縣都之衆庶稍人亦分主聽斷而曰治也大喪之役則鄉師遂人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主聽斷者惟司徒蜃車之役稍人

亦帥而至掌其政令而不曰治也喪役之所以異於師田行役者何也師田行役用民衆政令繁故羣吏層累以分治之而後司徒總治焉喪役政令簡禮事重故鄉師遂人稍人帥焉而司徒親治之也師田之政令聽於司馬而司徒職又曰治其政令何也師至合軍誓衆以後田至建旗令鼓以後然後司馬治其政令方其作民而至則司徒治之大司徒職所謂治其徒庶之政令是也　注據縣師之文謂稍人徑帥

而致於司馬非也凡畿内征役之施舍皆掌於小司徒則稍人必先致於司徒而後司徒使聽於司馬小司徒鄉師之所帥皆聽於司馬故稍人所帥不得曰聽於司徒耳

存疑郎氏兆玉曰兵之政令臨時制變故掌於司馬者曰治民之政令宣布有常故聽於司徒者曰掌

委人掌斂野之賦斂薪芻凡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所斂野之賦謂野之園圃山澤之

賦也凡疏材草木有實者也凡畜聚之物瓜瓠葵芋禦冬之具也

通論郝氏敬曰鄉之遺人所積多穀粟而遂之委人所積多疏材等物故以多者言也

以稍聚待賓客以甸聚待羇旅注故書羇作奇杜子春云當為羇

正義鄭氏康成曰聚凡畜聚之物也　項氏安世曰稍廣故以其聚待賓客可以備禮甸小於稍故待羇旅過客其用微案稍亦有羇旅甸亦有賓客此但言其數之相當如大府九賦待九式之

類非區別其物而不相通也　鄭氏鍔曰遺人以野鄙之委積待羇旅蓋遺人以待者米粟而委人以待者薪芻木材疏材也

𧗠聚者通薪芻疏材木材凡畜聚之物言之皆隨地儲偫主其地者守之以待賓旅道路之用也下經賓客共其芻薪自指國中饔飧之禮如遺人職既云郊里之委積以待賓客又云凡賓客共其道路之委積是也鄭注畜指畜聚之物蓋恐於下經共其芻薪有

礙耳

凡其余聚以待頒賜

正義鄭氏康成曰余當為餘聲之誤也餘謂縣都畜聚之物

祟注以餘聚屬縣都蓋承上經稍聚甸聚而言必縣都也但專指畜聚之物則狹矣公卿王子弟頒采地必並授山澤園圃疏材木材畜聚之物其長當自斂之委人所斂惟縣畺中公邑之賦耳故聚之以待用

所謂賜者或以厚縣都中同姓屬疏而位卑者或過賓行旅亦閒有頒賜也

以式灋共祭祀之薪蒸木材賓客共其芻薪喪紀共其薪蒸木材軍旅共其委積薪芻凡疏材共野委兵器與其野囿財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式灋故事之多少也薪蒸給炊及燎麤者曰薪細者曰蒸木材給張事賈疏掌次職張大次小次及幕竝須木材故云給張事　委積薪芻者委積之薪芻也軍旅又有

疏材以助禾粟賈疏以共馬牛也　野委謂廬宿止之薪芻也

共兵器謂守衛陳兵之器也野囿之財用者苑囿藩

羅之材

案稍聚待賓客亦有芻薪此復言共其芻薪者上為

儲於廬宿候館以給在道之用此為共饔飧之芻薪

平時積之國都不必委人所斂而掌共者亦委人也

饔飧中物多諸官分職共之芻禾又見於舍人蓋委

人共其物而舍人載之於車猶舂人舍人各言共米

也薪則委人自遣徒役載之與　軍旅不常用故大宰無式而遺人委人皆不言以待軍旅若起軍旅則以平時所積者共之即祭祀賓客之需亦可均配移用　野委謂軍行止宿薪芻露積於外有守者故共其兵器周語云囿有林池野囿財用謂囿中竹木蒲葦魚鼈之財亦以給軍行之用也言野囿所以別於囿人之牧獸者

凡軍旅之賓客館焉

正義賈氏公彦曰軍旅賔客謂諸侯以軍旅助王征討者　鄭氏康成曰館舍也必舍此者就牛馬之用

土均掌平土地之政以均地守以均地事以均地貢政依注音征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讀為征所平之稅邦國都鄙也賈疏案下經以和邦國都鄙故知此平者亦據邦國都鄙若六鄉六遂及公邑征稅則均人平之　地貢諸侯之九貢賈疏太宰九貢小行人春令入貢者也　呂氏祖謙曰

土均所均之土地非在大小司徒之外蓋司徒掌其

大綱而已同曰五土而其中各有厚薄肥墝同曰山林川澤而其中各有髙下衰旺必條分縷析然後能均　王氏曰掌固頒士庶子人民之守地守之謂也蓋山川有險易道里有遠近或昔治而今亂或昔險而今夷故地守不可以不均
案土地之政邦國都鄙所征於民也地貢諸侯所貢於王朝也都鄙之貢亦存焉均人曰均地政鄉遂公邑並征其財賦也土均曰均地貢邦國無粟米之征

都鄙自委積而外所徵亦貢物為多也地事亦載師所物宜禾宜稻之事也蓋土各有宜旱潦相錯登耗不能無偏比邑連井之地必使更迭而耕之乃得其平是謂均之也凡經言地職者所以别於民職也言地事者所以别於地職也注既以地職為九職又以地事為農牧虞衡之事於載師職不可通乃以為土所宜事不惟自亂其例於諸職俱不可通土各有宜故有均法若農牧虞衡之事則無所用其均九職大宰

任之大司徒頒之閭師掌之無為又使小司徒任之通論王氏應電曰治天下之道惟取其均平而已均平必自土地人民始葢因地以令賦地有肥磽而賦由之有輕重然地氣有時而衰旺則田賦不可以不均也因家以起役家有上中下而役由之有多寡然户口有時而損益則力征不可以不均也此所以既設均人又設土均歟

以和邦國都鄙之政令刑禁與其施舍禮俗喪紀祭祀

皆以地媺惡為輕重之灋而行之掌其禁令

正義賈氏公彦曰土均主調即是和義　呂氏祖謙曰政令刑禁施舍言和謂不改經法而就中斟酌也禮俗喪紀祭祀所須雖有一定之禮其他細微又必從其俗且如大司徒以祀禮教敬又須土均就祀禮中斟酌凡事莫不如此　鄭氏康成曰禮俗邦國都鄙民之所行先王舊禮也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隨其土地厚薄為之制豐省之節耳禮器曰禮也者合於

天時設於地財順於鬼神合於人心理於萬物　項氏安世曰宜者令之不宜者禁之皆所以使適於和寀民之禮俗喪紀祭祀皆以地𡎺惡制其輕重之法則地守地事地貢以地為差不待言矣　均人以歲之上下均力政則邦國都鄙可知矣土均以地之美惡為禮俗喪紀祭祀輕重之法則鄉遂公邑可知矣

草人掌土化之灋以物地相其宜而為之種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土化之法化之使美若氾勝之術

也賈疏漢時農書有數家氾勝為上以物地占其形色為之種若黄白宜種禾之屬 賈氏公彦曰土化之法即下文糞種是也 王氏應電曰物地相宜而為之種與司稼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相佐佑

凡糞種騂剛用牛赤緹用羊墳壤用麋渴澤用鹿鹹潟用貆勃壤用狐埴壚用豕彊𪊲用蕡輕爂用犬緹音抵李度溪反鼎土里反墳音焚又符粉反渴其列反又如字潟音昔一音鵲貆呼丸反又音丸李喜元反埴時力反一音職壚音盧李音閭彊其兩反𪊲本又作壏呼覽反劉音檻爂匹妙反李婦堯反注故書騂為挈墳作

蚠杜子春挈讀為騂

正義鄭氏衆曰用牛以牛骨汁漬其種也蕡麻也

鄭氏康成曰凡所以糞種者皆謂煑取汁也赤緹縓色也墳壤潤解也渴澤故水處也賈疏故時停水今乃渴也潟鹵也賈疏水已瀉去其地為鹹鹵貆貒也賈疏案爾雅貒子貒或曰貆故以貆貒為一也勃壤粉解者埴壚黏疏者賈疏埴為黏壚為疏彊㯺彊堅者輕㶿輕脃者

王氏應電曰九者所用之汁不同皆以助其種之生氣以投合地氣則稼之所獲必多

胡氏

宏曰無塊曰壤其性和緩特起曰墳其性髙燥　何

氏喬新曰用蕡謂燒麻為灰以漬種

案糞種非糞田也蓋煮其骨汁以浸種而種於九等

之壤則可以達其土氣之宜而制其偏是以謂之土

化之法若糞田則安所得麋鹿貆狐之糞以糞九畡

之田哉

通論賈氏公彦曰禹貢冀州白壤青州白墳兖州黒

墳徐州赤埴墳揚州荆州塗泥豫州墳壚梁州青黎

雍州黄壤九等與此九等不同者禹貢自是九州大判各為一等此九等者無妨一州即有此九類也

稻人掌稼下地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水澤之地種穀也　王氏應電曰中原高地水深土厚宜於黍稷菽麥惟近水下地乃可教民種稻以其不服習故特設官掌之　易氏祓曰職方氏辨九州之國皆有所宜之穀惟稻一種獨宜於荊揚蓋荊揚二州厥土惟塗泥乃沮洳下溼

之地故言其榖宜稻此稻人所以掌稼下地

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舍水以

澮寫水畜敕六反蕩如字李吐黨反列禄計反又如字舍試夜反澮古外反寫洗野反

正義鄭氏衆曰瀦防春秋傳曰町原防規偃瀦賈疏襄二十五年左傳楚蔿掩書土田法以授子木之事　鄭氏康成曰偃瀦者畜流

水之陂也防瀦旁隄也遂田首受水小溝也列田之

畦埒也澮田尾去水大溝　王氏應電曰瀦以備旱

溝者田首受水大溝引瀦水以升於遂遂者井田中

受水小溝均平溝水以滿於列列主居水以養苗者澮主會通諸溝之水以泄於川者豬雖足以畜水苟無法以引之則無以為利溝遂列三者皆所以用水之利也澮者所以除水之害也

案其用水也則自防之水門以入於溝自溝以入於遂舍於列而灌溉通焉水過大則以澮寫之於川而毋使害稼也

辨正賈氏公彦曰以列舍水先鄭謂非一道以去水

是以舍為去舍之舍後鄭以為止舍之舍者以澮是寫去水舍為止水於其中也

以涉揚其芟作田

正義鄭氏康成曰開遂舍水於列中因涉之揚去前年所芟之草而治田種稻作猶治也

凡稼澤夏以水殄草而芟荑之荑音夷

正義鄭氏康成曰殄病也絶也將以澤地為稼者必於夏六月之時大雨時行以水病絶草之後生者至

秋水涸芟之明年乃稼鄭司農說以春秋傳曰芟夷薀崇之賈疏隱六年左傳彼注芟刈薀積崇聚也

案此言始變澤地為田之法也澤中草盛根著於土雖芟夷復生甚易惟夏日積水土柔可因水力而絕其本根然後芟夷薀崇之則草不復生而可稼也舊說夏水如熱湯利以殺草月令蓋謂利以夏日殺草而燒薙之大雨時行則如加熱湯可以化所燒薙之草而糞田耳

澤草所生種之芒種芒模昂反種章勇反

正義鄭氏衆曰澤草之所生其地可種芒種芒種稻麥也郝氏敬曰稲有芒性易生麥性不宜水

通論葉氏時曰遂人之溝洫興水利也草人掌土化辨壤糞也稲人掌稼下地盡土利也一稼穡也司徒教之遂人又教之一耕耨也鄙長趨之里宰又趨之一種稑也舍人縣之司稼又辨之凡可以佐農力者法無不備如此

存疑楊氏慎曰澤農即種下溼及葑田也葑田者菰葑根繁而善糾結歲久浮於水上著泥土刈去其蔓枯時以火燎便可耕種郭璞江賦標之以翠翳泛之以游菰播匪藝之芒種挺自然之嘉蔬蓋謂此耳江淮以南有之滇南昆明池中亦有葑田名曰海𥴩芒種稻有芒者

餘論王氏志長曰三代之時江漢以南不通中國后稷所謂誕降嘉種禾役穟穟皆西北高原而已而溝

泏水利未嘗不講班孟堅西都賦云鄭白之沃衣食之源是西京猶興水田之利也嗣後故道湮不可攷沃壤化為石田而東南人力兼盡歲漕數百萬之粟於京師遂以天下仰給乎一隅可嘆也

旱暵共其雩斂喪紀共其葦事暵呼旱反音罕斂力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稻人共雩斂稻急水者也鄭司農云雩事所發斂葦以闉壙禦溼之物　賈氏公彦曰此旱雩據夏五月以後修雩者暵者旱之熱氣若四

月龍見而雩未必旱暵也　王氏安石曰葦生下地故共喪紀之用

案雩歛未詳姑從注說此雩即黨正之秋祭禜民閒相率祈禱而有地治之官主之非春官所領故有歛財以共之事與司几筵喪用葦席士喪禮明器用葦苞皆葦事也葬所或亦以葦席為幕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以辨地物而原其生以詔地求

正義鄭氏康成曰道說也說地圖九州形勢山川所宜告王以施其事也若云荆揚地宜稻幽并地宜麻之屬地慝若瘴蠱然也辨其物者别其所有所無原其生生有時也以此二者告王地所無及物未生則不求　郎氏兆玉曰圖者五土之圖事者農圃藪牧之事　鄭氏鍔曰道地圖以詔地事則以地形告使知地事之所宜道地慝以辨地物則以地氣告使知地物之有毒

王巡守則夾王車

正義鄭氏康成曰巡守行視所守也賈疏諸侯為天子守土天子以四海為守　何氏喬新曰在車左右詔王以四方土地之利害

誦訓掌道方志以詔觀事掌道方慝以詔辟忌以知地俗辟音避

正義鄭氏康成曰說四方所識久遠之事以告王觀博古所識若魯有大庭氏之庫殽有二陵賈疏昭十八年僖三

十一年左傳文方慝四方言語所惡也不避其忌則其方以爲苟於言語也知地俗博事也鄭司農云以詔避忌不違其俗也曲禮君子行禮不求變俗

王巡守則夾王車

正義王氏昭禹曰備王或質所聞　魏氏校曰古左圖右書土訓掌圖誦訓掌書王適諸侯而二官夾車備顧問各以其職爲獻納也

山虞掌山林之政令物爲之厲而爲之守禁

正義易氏祓曰山有虞林有衡此兼言掌山林之政令者以林衡受法於山虞也　賈氏公彦曰兼云林者竹木生平地者林衡掌之山内之林則山虞兼掌之　鄭氏康成曰物為之厲每物有蕃界也為之守禁為守者設禁令也鄭司農云厲遮列守之　王氏應電曰山之所產材木禽獸金玉錫石所有不同故每物須為之蕃界此職下文專以材木為言者鳥獸金玉自有迹人丱人等分職材木於山為多蓋山虞

之專職故詳言之也

通論李氏叔寶曰利之出於山林川澤者先王與民共之而有厲禁何也利之所在人競趨焉官為之守禁然後無紛爭力奪而利乃均及於民

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凡服耜斬季材以時入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陽木生山南者陰木生山北者冬斬陽夏斬陰堅濡調季猶穉也服與耜宜用穉材尚柔忍也服牝服車之材賈疏牝服即車平較皆有鑿孔以軨子貫之故謂之牝服

王氏安石曰考工記曰凡斬轂之道必矩其陰陽陽也者稹理而堅陰也者疏理而柔所謂陽木則稹理而堅者也所謂陰木則疏理而柔者也疏理而柔宜以火養則斬以仲夏使盛陽暴之與火養同義陰木如此則陽木斬以仲冬宜矣　賈氏公彦曰時即仲冬仲夏之時
衆服與耜皆獨木為之故取季材且耜柄有曲或弁取其曲而適用者以此推之則車輈雖非季材其取

之亦猶是矣

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

正義鄭氏康成曰時斬材者斬材之時也有期日入出有日數為久盡物　賈氏公彦曰王制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謂十月時

凡邦工入山林而掄材不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掄猶擇也不禁者山林國之有不拘日也　王氏志長曰此謂入山掄材雖邦工亦必

以時但不拘期日耳

案下云不入禁則林木有在禁内者有在禁外者以其有厲為之限也如梗枏杞梓若數抱之木非凡人所得取唯邦工掄材乃不禁王志長之説當兼之

春秋之斬木不入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非冬夏之時不得入所禁之中斬木也斬四野之木可　賈氏公彦曰此據萬民取木

案春秋非時而萬民有斬木者以其有倉卒之急需

故也蓋死喪棺槨大水隄堰之類故於禁外稍寬之禁内則終不得而入也茍非急需則春秋固無斬木之事

凡竊木者有刑罰

正義鄭氏康成曰竊盜也　王氏昭禹曰竊木有刑罰然後厲禁莫敢犯焉

案閭師不樹者無槨則宅舍無棄地此職竊木有刑罰則山野無耗材古之治天下至纎至悉故蓄積足

恃皆此類也

若祭山林則為主而脩除且蹕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主主辦護之也賈疏辨護者供時用相禮儀

脩除治道路場壇賈氏公彦曰為主謂主當祭事

王氏應電曰山虞為祭山林之主則澤虞為祭川澤之主可知

若大田獵則萊山田之野及弊田植虞旗於中致禽而珥焉弊便祭反珥音耳又而渠反賈云當為衈

正義賈氏公彦曰大田獵謂王親行田在山則山虞於可陳之處芟除草木　鄭氏康成曰莱除其草莱也賈疏謂於防南擬教戰之處芟去草莱南北二百五十步東西步數雖未聞廣狹可容六軍三三而居一偏弊田田者止也植猶樹也田止樹旗令獲者皆致其禽而校其耳以知獲數也山虞有旗以其主山得畫熊虎其仞數則短也賈疏禮緯旌旗之杠天子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山虞是士雖有熊虎為旗仞數則短宜三仞案九仞之杠大木既不易得而植之什之甚難禮緯殆不可信　鄭氏衆曰珥者取禽左耳以効功也大司

馬職曰獲者取左耳

案山田山所宜田之處迹人所掌邦田之地是也惟山虞澤虞有田獵之政林與川不可以田

林衡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麓釋文作禁

正義鄭氏康成曰平其守者平其地之民守林麓之部分計林麓者計其守之功也林麓蕃茂民不竊盜則有賞不則罰之　賈氏公彦曰爾雅山足曰麓麓

雖連山而山虞不掌以麓上有林故屬林衡也

若斬木材則受灋于山虞而掌其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灋萬民入出時日之期賈疏仲冬仲夏是時之期斬材有期日是日之期

川衡掌巡川澤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舍其守犯禁者執而誅罰之

正義賈氏公彦曰川衡兼云澤澤與川連者則川衡兼掌之若濟水溢為滎澤則掌濟川者兼滎澤掌之

存疑鄭氏康成曰舍其守者時案視守者於其舍申戒之

案舍當作弛舍之舍令其守者有時而守有時而舍更番以時勞逸得均所謂平其守也注作次舍之舍似迂

通論王氏安石曰林之政山虞掌之林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澤之政澤虞掌之川衡掌其巡之禁令而已然則林衡正於山虞者也川衡正於澤虞者也

祭祀賓客共川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川奠籩豆之實魚鱐蜃蛤之屬賈疏

見籩人醢人職

案山林不舉奠物者惟田獵以共乾豆川澤之奠物則不出於田獵也田獵於澤復特舉者澤水所鍾不特舉不知澤野之可以田也

澤虞掌國澤之政令為之厲禁使其地之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之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時入之于玉府謂皮角珠貝也入之以當邦賦然後得取其餘以自為也入出亦有時日之期賈疏王制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故云入出亦有時日之期　黄氏度曰皮角珠貝非民所得有者故以時入于玉府而頒其餘

案澤言國者稻人掌稼下地則澤之可稼者仍頒於民其餘乃澤虞之所守耳財物之入于玉府者犀角象齒珠貝之類也金玉生於山而山虞不言入其財

物于玉府者丱人取之入於職金而後職金以入于玉府也

通論賈氏公彦曰山虞林衡川衡皆不言國獨澤虞云國澤者互見為義也澤虞云以時入之于玉府須其餘于萬民亦據其中所出入玉府者多故特言之山虞川衡等亦入玉府可知也

凡祭祀賔客共澤物之奠喪紀共其葦蒲之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澤物之奠亦籩豆之實芹茆蔆芡

之屬賈疏亦見
人醢人職 籩蒲所以為席賈疏席謂抗席及禮記云虞卒哭芐翦不納者是也

通論王氏應電曰山澤之物國用所需澤虞云祭祀賓客共澤物之奠川衡云共川奠而山虞不言者掌于獸人囿人等官也

若大田獵則萊澤野及弊田植虞旌以屬禽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禽猶致禽而珥焉賈疏山虞致禽謂致之於虞旗之中而珥焉以効功此屬禽謂百姓致禽訖虞人屬聚之别其等類每禽取三十焉若然則致與屬

不同而鄭云猶者明山虞澤虞彼此有其事互見為義也澤虞有旌以其主澤澤鳥所集故得注析羽

通論陳氏傅良曰古者名山大澤不以頒其數司書掌之賦入於大府有虞衡之官為之厲禁疑若專利於上者而令萬民時斬材有期日山虞之禁特不使戕賊而已澤虞則使人守其財物以時入于玉府頒其餘于萬民則實為民守之王官特以其賦入于玉府而已所以導利而散布之也

案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謂山澤之在六鄉遠郊之内者也此山虞以下四職則通指畿内者言之而六鄉者亦存焉

餘論程子曰聖人奉天理物之道在於六府六府之任治於五官山澤虞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而財用足令五官不脩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豈惟物失其性而山林川澤暴殄天物亦已耗竭矣故虞衡之職宜舉也

迹人掌邦田之地政為之厲禁而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田之地若今苑也　賈氏公彦曰迹人主迹知禽獸之處有禽獸之處則為苑囿以林木為藩羅使其地之民遮厲守之

案天子蒐狩之地有常如詩言甫草傳稱鄭有原圃秦有具囿之類必廣阜大藪可陳六軍外此山磧墳衍不利穀蔬而可蓄禽獸者乃為厲禁而守之時取以給邦用故曰邦田之地以明不獨四時之圍禁也

其政即為厲禁及頒其薪芻於守者

凡田獵者受令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謂時與處也賈疏時四仲之時處謂山澤

王氏應電曰迹人素知禽獸所在及林木翳薈不可投陷之處故用以為引導則不至卒然而為所攫噬也

案凡田獵者或王子弟公卿有宗祧之事而王賜以田襄三十年左傳鄭豐卷將祭請田子產曰惟君用鮮衆給而已則三公九卿王子弟宜得用鮮或

喪紀賓客春秋之膳獻有司時取或獮狩以後縱民入獵亦如斬材之有期日凡此類皆迹人令之

禁麛卵者與其毒矢射者麛音迷卵力管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其夭物且害心多也麛麋鹿子

王氏昭禹曰禁麛卵者生之以其時禁毒矢射者殺之以其禮　王氏應電曰雖田獵時猶為之禁平時可知

通論賈氏公彦曰此謂四時田獵常法案月令孟春

之月毋麛毋卵又曲禮國君春田不圍澤大夫不掩羣士不取麛卵彼以春時先乳特禁之月令季春餧獸之藥無出九門亦禁其春時而已

丱人掌金玉錫石之地而為之厲禁以守之丱古猛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錫鈏也

案禹貢金三品謂金銀銅然古人泛稱金者皆指銅也此丱人所掌當兼三品言之

若以時取之則物其地圖而授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物地占其形色知鹹淡也授之教取者之處　曹氏叔遠曰圖而授之者示以所宜取之品色不使縱意旁搜也　王氏志長曰金玉錫石之地丱人所素習寧待取時始占其形色蓋恐取者託言公事越界侵漁甚或發塚破屋故授之圖使按圖以取而不敢越耳

餘論魏氏校曰以時取非有故不得已不輕取也唐權萬紀言宣饒部中鑿山冶銀歲可得數百萬太宗

讓之曰天子所乏嘉謀善政有益於民者汝不推賢進善乃以利規我欲方我漢桓靈耶黜之此可為萬世法

巡其禁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其禁明其令　王氏應電曰禁令者職金之戒令也丱人巡視之　易氏祓曰利之所在奸弊百出既禁之又令之又從而巡之然後丱人取之而入於職金

角人掌以時徵齒角凡骨物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山澤出齒角骨物大者犀象其小者麋鹿　賈氏公彥曰無言齒骨者齒骨並是角類

王氏應電曰山澤之農其所獲米粟視平疇為艱而齒角骨物乃工事所必需故不必强以所難而取其所美也

案賦者田稅也山澤之農本當有賦若有齒角骨物

入于官即以代田賦而不復徵其粟米然民間或此有彼無或此多彼寡齒角骨物不足數則計其所當之分數而仍以粟米足之所謂政令也

餘論呂氏祖謙曰隨其所産以當邦賦視後世以錢為賦責民之所無者異矣

以度量受之以共財用

正義鄭氏康成曰骨入漆浣者受以量其餘以度度所中

案凡物皆以共財用於角人言之舉此以該其餘也

注言骨入漆涚者謂細骨可以燒灰和漆者也涚亦作垸輪人注丸漆之丸當同

羽人掌以時徵羽翮之政于山澤之農以當邦賦之政令翮戸革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翮羽本　賈氏公彦曰羽人所徵當入於鍾氏染以為后之車飾及旌旗之屬

凡受羽十羽為審百羽為摶十摶為縳摶徒完反縳沈除轉反劉古本

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審摶縛羽數束名也爾雅一羽謂之箴十羽謂之縛百羽謂之緷其名音相近也一羽有名蓋失之矣　王氏應電曰羽不可以權度受故以其數

掌葛掌以時徵絺綌之材于山農凡葛征徵草貢之材于澤農以當邦賦之政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草貢出澤蓢紵之屬可緝績者

王氏應電曰既徵則入於典婦功

以權度受之 注故書受或為授杜子春云當為受

正義鄭氏康成曰以知輕重長短

掌染草掌以春秋斂染草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染草茅蒐槖蘆豕首紫茢之屬 賈疏 案爾雅茹藘茅蒐郭注今之蒨也可以染絳槖蘆爾雅無文豕首爾雅云茢薽豕首郭注本草曰彘顱一名蟾蠩蘭今江東呼豨首可以熓蠶蛹郭氏雖有此注不言可染何色未審鄭所據也紫茢爾雅云藐茈草郭注可以染紫一名茈莀廣雅云即此紫茢也更有藍皁象斗之等故以之屬無之

通論王氏安石曰掌染草至掌蜃所徵亦必當邦賦而不言者角人羽人掌葛已見之

以權量受之以待時而頒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權量以知輕重多少時染夏之時

賈疏夏為五色染人職春暴練夏纁元秋染夏則染夏之時謂秋時也 王氏應電曰春秋斂之者或採花葉或採皮實各有其時也

掌炭掌灰物炭物之徵令

正義鄭氏康成曰灰炭皆山澤之所出也灰給澣練

炭之所共多　鄭氏鍔曰灰者慌氏練帛之所用

以時入之

案月令季秋草木黄落乃伐薪為炭仲夏令毋燒灰

故云以時入之

以權量受之以共邦之用凡炭灰之事

案共邦用之下又云凡炭灰之事者炭灰之用廣也

炭則日用之所必需而禦冬尤急灰則澣洗之外如

赤犮氏以灰洒除貍蟲蟈氏以灰洒去鼃黽壺涿氏

以焚石除水蟲是也治屋舍則焚石及青灰無貴賤皆賴焉石炭可以代薪此職蓋亦掌之

掌茶掌以時聚茶以共喪事

正義鄭氏康成曰茶茅莠也朱子曰茅花輕白可愛者共喪事者以著物也既夕禮茵著用茶賈疏既夕禮為茵之法用緇翦布謂淺黑色之布各一幅合縫著以茶柩未入壙先陳於棺下縮二於下横三於上乃下棺於茵上是也　王氏應電曰下壙時以茶藉柩取其軟且收濕也

案茶之見於詩者有三一曰苦茶亦名苦菜谷風篇

誰謂荼苦是也二曰辣荼良耜篇以薅荼蓼是也三曰英荼乃茅草秀出之花出其東門篇有女如荼是也掌荼所聚者英荼而已

徵野疏材之物以待邦事凡畜聚之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荼疏材之類也因使掌焉徵者徵於山澤入於委人

掌蜃掌斂互物蜃物以共闉壙之蜃蜃是忍反闉衣巾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互物蚌蛤之屬闉猶塞也將井椁

先塞下以蜃禦濕也賈疏士喪禮筮宅還井椁於殯門之外注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是未葬前井椁材乃往施之壙中則未施椁前已施蜃灰於椁下以擬禦溼也　鄭氏衆曰春秋傳始用蜃炭言僭天子也賈疏成二年左傳宋文公卒始厚葬用蜃炭　賈氏公彥曰互物蜃類故兼掌之　王氏安石曰用蜃非惟禦溼兼除貍蟲

祭祀共蜃器之蜃共白盛之蜃盛匙盈反音成

正義鄭氏衆曰蜃可以白器令色白　鄭氏康成曰蜃器之蜃飾祭器之屬也鬯人職凡四方山川用蜃

器春秋定十四年秋天王使石尚來歸蜃蜃之器以蜃飾因名焉賈疏左氏云石尚來歸蜃杜預以為宜社之肉以蜃器盛故名肉為蜃大行人歸脤以交諸侯之福彼則宗廟社稷之器物謂之為脤是宗廟社稷之器皆蜃灰飾之盛猶成也謂飾牆使白之蜃也疏爾雅地謂之黝牆謂之堊黝黑也堊白也若然此經所云白盛主於宗廟堊牆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叉灰　王氏與之曰祭祀之器以蜃飾取其潔素也鬯人凡山川四方用蜃以貯酒也大宗伯脤膰據杜預以蜃器盛肉也　郝氏敬曰蜃器蓋以蜃甲飾器

總論魏氏校曰山澤所徵惟服食器用未嘗求一異物此所謂惟正之供

案閭師職任衡以山事貢其物任虞以澤事貢其物角人以下諸職所徵即其物也其貢之即以當農賦也任之者閭師司守禁者虞衡徵斂之者角人以下諸官也或言徵或言斂或言聚互文以相備也

囿人掌囿游之獸禁牧百獸

正義鄭氏康成曰囿游囿之離宮小苑觀處也養獸

以宴樂視之禁者其蕃衛也牧百獸備養衆物也

王氏應電曰凡田獵所得可用而不家畜者皆於是乎養之欲用即可得不必求之於曠野也

祭祀喪紀賓客共其生獸死獸之物

正義王氏安石曰共其物若麋麈熊蹯之類　王氏志長曰囿人共喪祭賓客之獸物則其不畜珍禽奇獸可知矣

通論王氏應電曰天官獸人掌囿獸之政凡所得獸

中殺而宜乾之者則入於腊人其生獲者入於庖人未及用而可畜者則入於囿人地官以牧養為事也其有猛獸不可入於囿者則養於服不氏夏官以服猛為義也至於冥氏掌攻猛獸穴氏掌攻蟄獸則秋官除惡之義與驅猛獸同道田獸一事錯見於天地夏秋四官者義各有當如此

場人掌國之場圃而樹之果蓏珍異之物以時斂而藏之

正義王氏應電曰城郭居民之外以隙地為公家之圃則場人掌之　鄭氏康成曰果棗李之屬蓏瓜瓠之屬珍異蒲萄枇杷之屬

通論賈氏公彦曰案閭師職任圃以樹事貢草木場人所共獨祭祀賓客其餘則閭師徵斂之也　王氏昭禹曰載師以場圃任園地國之場圃則場人之所掌民之場圃則閭師之所任

凡祭祀賓客共其果蓏享亦如之

案注以享為納牲疏謂納牲時薦朝事之豆籩有此果蓏之物是則祭祀中已舉之不應疊出也外饔職於祭祀賓客後繼以邦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稾人職凡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此職所云享者蓋謂是與　天官甸師已共祭祀之果蓏而復設場人以其所用多且以備不孰也

廩人掌九穀之數以待國之匪頒賙賜稍食

正義賈氏公彥曰廩人掌米云九穀者亦兼主之也

鄭氏康成曰賙賜謂王所賜予給好用之式也稍

食祿稟

案匪頒稍食見天官大宰及宫正内宰諸職鄭氏葢以此賙賜與大宰好用之式為一也

以歲之上下數邦用以知足否以詔穀用以治年之凶豐數疏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數猶計也　易氏祓曰制其財之多寡權其禮之增損非稟人之事特以邦用之足否

詔王及冢宰而已

餘論王氏志長曰以稅入之多少制國用之數此成周賦法之所以善以國用之多少制取民之數此後世賦法之所以不善也

凡萬民之食食者人四鬴上也人三鬴中也人二鬴下也若不能人二鬴則令邦移民就穀詔王殺邦用食下音嗣殺所界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此皆謂一月食米也六斗四升曰

飌賈疏謂一月食米者古今頒禄皆月月給請故知然就穀就都鄙之有者殺猶減也　王氏應電曰上言會計國用之法此言會計民食之法殺邦用若膳夫大荒則不舉掌客凶荒殺禮之類　賈氏公彦曰雖列三等中年是其常法王氏安石曰民之食可以飌計者校登夫家貴賤老幼廢疾之數觀稼省斂稽比財物其法詳也

案此當通古今度量實計之㮚氏之飌深尺方尺容六斗四升今量法方尺深尺容四斗古尺於今為六

寸二分半以此折筭古一石今一斗五升二合有奇古一鬴今九升七合七勺弱以今量計中年日食米約一升上年一升三合下年六合有奇如不及此則若飢古今人情不相逺王氏應電謂以穀減半為米中年日米三升如此則以今量較之不及半升誤矣廩人雖掌穀而言民食食則以米計非以穀計也

凡邦有會同師役之事則治其糧與其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行道曰糧謂糒也止居曰食謂米

也賈疏詩乃裹餱糧是行道曰糧也書傳行而無資謂之乏居而無食謂之困是止居曰食也

案古者師行無饋餉所謂治糧與食者令道所經有司共之倉人職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是也委積隨在有之而治其糧者廬宿候館雖有飲食以待賓旅而亦有不時之需故師行必載糒也

通論易氏祓曰大宰以九式均節財用不及會同師役之式蓋小宰掌凡會同軍旅田役之戒具令官府共其財用曰具則已包糧食即廩人所治倉人遺人

所共是也

大祭祀則共其接盛接鄭讀作扱初洽反一讀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接讀為一扱再祭之扱扱以授舂人舂之大祭祀之穀耤田之收藏於神倉者也不以給小用

案或曰春秋傳魯祭周公何以為盛周公盛魯公燾羣公廩解者曰燾謂下故上新各半也廩謂全用舊穀少覆以新然則謂之接盛者豈有取於新故之相

接續與

舍人掌平宫中之政分其財守以灋掌其出入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謂用穀之政也分其財守者計其用穀之數分送宫正内宰使守而頒之而米出於廩人其有空缺則計之還入　易氏祓曰有王宫有后宫王宫宫正為之均其稍食后宫内宰為之均其稍食所以平宫中之政則舍人也　賈氏公彦曰平謂平其給米多少財即米也喪大記納財朝一溢米

亦謂米為財 王氏應電曰取於廩人則有入數分於宮正內宰則有出數竝以大宰之式法行之

凡祭祀共簠簋實之陳之賓客亦如之共其禮車米筥米芻禾 筥姜呂反又音呂

正義鄭氏康成曰方曰簠圓曰簋 賈疏案孝經陳其簠簋注內圓外方受斗二升者直據簠而言若簋則內方外圓知皆受斗二升者旊人為簋實一觳豆實三而成觳豆四升三豆則斗二升可知但外神用瓦簋宗廟當用木 盛黍稷稻粱器 賈疏案公食大夫禮簠盛稻粱簋盛黍稷 禮致饔餼之禮 賈疏案聘禮致饔使卿韋弁歸饔餼米百筥設於中庭車

米三十車陳於門外禾三十車芻薪倍禾　王氏昭禹曰實言其物陳言其數　林氏之竒曰車米筥米芻禾掌客掌其禮舍人共其物

案舂人共祭祀之米饎人為盛然後舍人實之簠簋而陳之舂人賔客共牢禮之米差擇之也舍人則實之筥載之車故曰共其禮　國語郊禘王后親舂宗廟夫人親舂天官世婦帥女宫為齍盛女御佐后薦玉齍惟大祭祀則然舂官世婦大賔客饗食帥六宫

之人共齍盛亦惟大賓客王后致裸者則然其餘則舂人共米饎人爲盛舍人實簠簋后宮不與也王氏應電謂凡祭祀賓客簠簋竝后宮之事非也

喪紀共飯米熬穀飯上聲

正義鄭氏康成曰飯所以實口不忍虛也君用粱大夫用稷士用粱賈疏君用粱三語喪大記文飯米沐米與重鬲所盛用米皆同故引沐法以證飯也彼注云差率而上天子沐黍與則天子飯用黍也皆四升實者惟盈賈疏士喪禮主人左扱米實於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是也熬穀者錯於棺

旁喪大記曰熬君四種八筐大夫三種六筐士二種四筐加魚腊焉賈疏喪大記注引士喪禮云熬黍稷各二筐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各一其餘設于左右若然天子當加麥苽六種十筐首足亦各一筐其餘設于左右也

以歲時縣種稑之種以共王后之春獻種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縣之者欲其風氣燥達也　鄭氏衆曰春王當耕於耤則后獻其種也見内宰職

掌米粟之出入辨其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穀六米別為書 賈疏六米者九穀中黍稷稻粱菰大豆六者皆有米麻與小豆小麥三者無米

歲終則會計其政 會古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政用穀之多少

通論王氏昭禹曰宮正月終會稍食內宰歲終會內人稍食舍人歲終會計用穀多少蓋通職聯事

倉人掌粟入之藏

正義鄭氏康成曰九穀盡藏焉 王氏應電曰閭師

徵四郊之賦粟遂師縣師徵野賦粟並入於此粟穀

未去殼之稱

辨九穀之物以待邦用

正義鄭氏鍔曰邦之用穀有匪頒賙賜稍食之殊故

辨其物以待用

若穀不足則止餘灋用有餘則藏之以待凶而頒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止猶殺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殺餘灋用謂道路之委積所以豐

優賓客之屬　王氏應電曰若大司徒青禮殺哀之類

案餘瀀用未詳所指意匪頒賙賜稍食常數之外又施格外之恩而優給之則為餘瀀用與道路之委積以待賓客恐未可殺也

凡國之大事共道路之穀積食飲之具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事謂喪戎　賈疏案左傳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此不言祀者惟軍戎及喪行於道路祭祀遠無過近郊之內無在道共糧之事　黄氏度曰食

糗糒飲漿酏也　王氏應電曰廩人治其事此職與遺人隨地給之

通論陳氏汲曰廩人至倉人凡九穀出入盡掌之而不會計何也司會以九賦之法令田野之財用掌國之官府郊野縣都之百物財用凡在書契版圖者之貳以逆羣吏之治而聽其會計則廩人出入之計聽於司會可知矣

司祿闕

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周知其名與其所宜地以為灋而縣于邑閭縣音懸

正義鄭氏康成曰周猶徧也徧知種所宜之地縣以示民後年種穀用為法也　王氏應電曰稼有百種其樹之時同人力又同而所收有多寡土有宜弗宜也司稼徧觀而盡識之辨其所宜縣示於邑閭使以為法蓋民各居其方局於所見司稼巡野而得其詳故也

案草人土化之法王畿邦國之所同也所謂物地相
宜而為之種者不過掌其法而已此職巡邦野之稼
則親行畿内其事尤詳故辨種及於穜稑縣法徧於
邑閭於百穀之名五土十有二壤所宜必周知之先
王之畏敬戚農於兹可見矣
巡野觀稼以年之上下出斂灋
正義王氏應電曰天時有旱潦地壤有高卑每歲收
穫不齊故司稼履畆觀之　鄭氏康成曰斂法者豐

年從正凶荒則損若今十傷二三實除減半賈疏漢法十傷二三就七分八分中為實在仍減去半不税於半内税之

案徹法為通為均一井之田中公外私耕則合作收則均分大率民九而君一此以年之上下出斂法蓋於均分之中為通融上年從正中年下年則於公田之税又蠲數分以益民也而農民之外他職所貢旅師委人所斂者視此矣

通論王氏應電曰大司徒土宜之法載師之物地事

皆掌其大凡而已百種之宜惟司稼詳焉且以年之上下定斂法則收斂不煩而貯蓄有數均人之均力政廩人之詔穀用皆本乎此

掌均萬民之食而賙其急而平其興

正義鄭氏康成曰均謂度其多少賙廩其艱阨　王氏與之曰平其興亦如旅師平頒其所興之粟

案年有上下則民食有四鬴三鬴二鬴不能二鬴之差司稼既知之矣於是均萬民之食賙其急平其興

所以均之平其興乃所以賙其急也秋省斂而助不給此其是已

舂人掌共米物

正義鄭氏康成曰米物言非一米

粢米物者其質之美惡舂之精粗非一類也

祭祀共其齍盛之米賓客共其牢禮之米凡饗食共其食米食音嗣

正義鄭氏康成曰齍盛謂黍稷稻粱之屬可盛以為

簠簋實也牢禮之米以實筐筥賈疏下别言饗食則此牢禮謂饔餼之米饗有食米則饗禮兼燕與食賈疏燕禮無食米食禮無飲酒若饗禮有酒有米故云兼燕與食也　王氏應電曰祭祀饗食之米竝共於饎人若牢禮之米則共於掌客與舍人

通論陳氏祥道曰楚語天子親舂郊禘之盛又曰天子郊禘之事王后必舂其粢穀梁傳三宫米而藏之御廩蓋祭祀貴於出力以致養而後可以交於神明則舂盛固所以自盡也然王耕耤不過三推則舂盛

之禮蓋亦如此然後舂人卒其事以共之

存疑王氏昭禹曰賓客共其牢禮之米蓋以共饎人簠簋之實也牢禮之米多矣知其共簠簋之實者以車米筥米自舍人共之故也

掌凡米事

正義王氏應電曰謂共王后世子之六穀嬪御之穀用以及外內朝宂食饗耆老孤子士庶子等食米也

饎人掌凡祭祀共盛饎同饎昌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炊而共之

共王及后之六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食六穀之飯

案膳夫內饔職王后世子膳羞恒相聯此共王后六食則世子在其中矣

凡賓客共其簠簋之實饗食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簠簋之實謂致飧饔賈疏下云饗食亦如之故知惟飧饔

稾人掌共外內朝宂食者之食稾苦報反宂如勇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外朝司寇斷獄弊訟之朝也今司徒府中有百官朝會之殿云天子與丞相舊決大事焉是外朝之存者與內朝路門外之朝也宂食者謂留治文書若今尚書之屬諸直上者賈疏天子三朝路寢庭朝圖宗人嘉事大僕掌之路門外治朝司士掌之外朝在臯門內庫門外三槐九棘之朝斷獄弊訟朝士掌之今言外內朝明據外朝治朝二者以路寢庭非常朝之處也賈氏公彥曰宂散也外內朝上直諸吏謂之宂吏亦曰散吏以上直不歸

家食稾人共之因名宂食者

案謂之宂食者以其人自有稟禄因給事外内朝不暇自為食而官共之也

若饗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庶子卿大夫士之子弟宿衛王宫者

通論王氏應電曰天官内饔共王及后世子之膳羞宗廟之割亨外饔共外祭祀之割亨賓客之饔飧饗

食則與饎人聯事者也外饔掌耆老孤子士庶子共其食則與槀人聯事者也

掌豢祭祀之犬

正義鄭氏康成曰養犬豕曰豢不於饎人者共至尊雖其潘瀾戔餘不可褻也　郝氏敬曰牛馬羊入於充人犬入槀人者犬穀食也穀食曰豢

總論王氏與之曰大宰大府之屬所掌皆國之財賦而司徒之屬所掌皆民事雖耕穫徵歛皆寓教民之

義故謂之教官後世以六部倣六官故謂戸部如司徒然今戸部所掌乃大宰之屬大府等職初無與乎教事也　魏氏校曰讀天官知周公所以格君讀地官又知周公所以化民格君非徒過然後諫也在乎漸漬薫陶之故天官所統内始於宫闈凡飲食起居惟謹焉化民非徒發然後禁也在乎寛恤馴擾之故地官所統下達於閭里惟賦役禮俗爲重焉大抵事上之難莫大乎君臣之情不通令也左右前後習與

正人居所見皆正事所聞皆正言王誰與為不善馭下之患莫大乎君民之情不通令也視民如吾子弟視民之事如處吾家事民亦相率如聽父兄之教自不勞而化矣

案冢宰掌邦治舉其要耳其僚屬庶尹皆經理王宫之政至於遂生復性以寵綏斯民者未遑也司徒之職舉天子作君作師之事而致之於民教始於郊里故自小司徒至比長八職專主六鄉而牧田牛田在

鄉者故封人牧人牛人充人四職次之鄉之政有二曰征役施舍曰德行道藝載師至均人五職詳征役施舍之事也師氏至媒氏六職詳德行道藝之教也然則教養之道備矣施之天下何以加兹故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也王國面朝後市王門十二在六鄉之内十二關門則臨畿上今次於鄉之下遂之上者市雖在國五百里疆界中凡五十里之市皆在焉門關則連於市以達貨賄者關市有譏用節為多故司市

至司關十二職為一類而掌節附焉遂人至里宰專及田野之制稼穡之緒與六卿互見為義旅師如鄉之閭師也稍人如鄉之縣師也委人土均如鄉之遺人均人也而鄉有封人載師縣師遂有稍人土均則通公邑都鄙邦國之政皆舉之矣草人稻人詳穡事養民之原也土訓誦訓通土俗教民之本也四職所掌鄉遂都鄙邦國皆有焉故次於土均之後也若夫山林川澤賦貢之所出國用賴焉故自山虞至場人十

有五職又次之冢宰所列九賦九貢之目盡於此矣賓祭之所取軍旅喪紀之所共膳羞禄廪凡為九式用財者將於是乎在故廪人至稾人職終焉司徒敷教而教職惟鄉官師保等十數人其間所措理者養民之事居多先儒疑為司空之錯簡是不然夫先王之世辨物居方秀者為士樸者為農下及宫商各有常居皆有法守使之父以教其子兄以教其弟習其耳目而定其心思閑其道藝而世其家業無非以道率民豈必柬

膠西序始名教哉孟子曰無恒產而有恒心者惟士為能故制民之產然後驅而之善若仰無以事俯無以育囂然喪其樂生之心其鈍頑無恥者固相率而歸於悖戾不可復制即常性未移者亦頹惰委靡消沮而不復振此司徒一篇所以聯教養為一事也然則司空之職何與周禮為書委曲周詳無不備者獨至壇兆廟社之法井田長廣之方阡陌溝洫之度附庸閒田所餘之多寡山林川澤城郭宮室涂巷三分

之乘除山川沮澤民居有度焉興事任力遠近有量焉宮室之制器皿之宜舟車之用凡數事者雖略見於諸官而未詳其規度宜皆列職於司空而皆不可見矣或乃竄綴紛紜離散全經所謂愚而好自用也

欽定周官義疏卷十六